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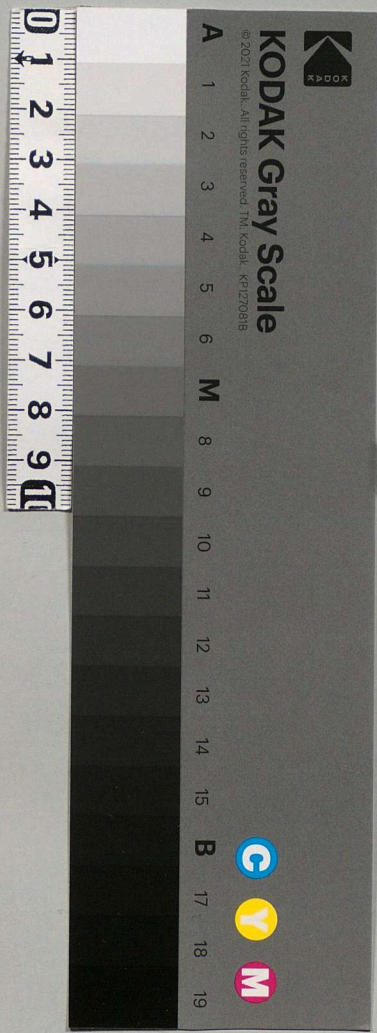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25)
函號	奧137 3

廿五



奏疏藝文一

隋

請畧定南寧州疏

梁 睿

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恆典南寧州

滇岸州北近代分置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

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間以益

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刺史徐文盛被湘

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民爨瓚遂

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

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數馬其處去益路
止一千朱提北與成州接界彼人苦其苛政思被
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闢土服遠
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
訖請畧定南寧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
蠻彝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竝置
總管州鎮計被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肅
蠻彝裨益軍國今謹建南寧州罷縣及事意如別
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

唐

奏省罷姚州疏

張柬之

姚州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
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
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
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
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
闕劉備據有巴蜀嘗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
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

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
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
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
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
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彝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
之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
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譏漢貪利而使
漢人爲蠻彝之所馳役也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
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

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
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
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置兵鎮
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
官彝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
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此策妙得羈縻蠻彝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
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
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畧積以爲常扇動會

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彝拜跪趨伏無復
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克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
南遁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事
掠奪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
後長史李牟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
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
使將軍李義總往征而郎將劉慧基在陣戰死其
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三不易其言卒驗至垂
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

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更不勞擾蜀中及置
州後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陳琛請於瀘南置鎮
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且姚
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
化俗防奸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彝夏負罪
並深道路刦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
大伏乞省罷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番國瀘南
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
許交通往來增嵩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之爲便

元

諫伐西南彝疏

陳天祥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彝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

有比聞西南諸彝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諸彝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欲罷不能

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援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明

陳言征麓川狀畧

學正 詹英

嘗謂邊彝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已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仁發背逆天兵已嘗殄滅子思機發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擯用夫五六百人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紵絲絹疋密散富熟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捧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鬪刑以造

爲名盡畱自用醜行遍揚于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一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畧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

不周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叅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用水石擗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邊彝笑計窮事拙只得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奈何抑聞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竊詳靖遠伯王驥以

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先代勳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玄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天顏

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廉幹之官前途盤關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

復永昌府治疏

巡撫 何孟春 郴州

臣聞消變于未萌者策之上消變于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彝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郡漢之永昌府自元以上皆為

府治其後元務遠畧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崖甸其地在白彝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彝歿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彝忿王真立衛鎮守不恤衆乃其推已退土官知府高某引麓川思可發彝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彝其城而去本年

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叅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胡淵以舊城彝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俸爲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

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彝等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彝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彝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彝民漸困

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由是廣占彝田以爲官莊大取彝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彝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強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
彝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彝
民亦滅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
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畧不爲異如施甸
彝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閉矣騰
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矣及
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
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
里矣卽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

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耆老
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彝人敢如此
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彝民被害不過各逃往
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旣知二司
之虛弊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
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彝生凌侮之心興兵試
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蓋附近彝民爲二
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
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隳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
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安於內則外
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於臣具
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
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彝日取之財必千
必萬於遠彝歲通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
爲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爲
伊解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
科派備禮所以彝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

則剝削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
發其禍機今幸皇上入承大統聖譽昭升率土膺
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臣用敢罄竭愚
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
機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彝民并附
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勅
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出身知府一
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

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惡到任其所轄歷州縣長官司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里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叅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其公

解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卽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彝民可以自安遠地彝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克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

護送又可以荅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彝
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
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
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
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
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
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蘓稅課
可減商賈可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
元宵烟火料絲燈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

昌所卻又遍行科派彝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
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彝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
祭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
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
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
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
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
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
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

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民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

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彝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彝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比各彝之宣慰更强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强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寫遠之彝乎若曰民少不勾僉一府之皂隸門庫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

俸糧則查今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帛
 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
 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曰未嘗
 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
 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
 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
 遠不及况今彝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少或
 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區
 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

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
 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
 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
 甚

奏罷屏石疏

巡撫

蔣宗魯

曾安

臣准工部咨照依御用監題奉欽依事理依式照
 數採取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五塊六尺五塊
 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塊等因案行金
 滄道分委大理衛太和縣督匠採取據着民段嘉

璉等告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勘合取大屏石難
尋崖險壓傷人衆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損缺
衆復採補沿途丟棄所解石塊二年外方得到京
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
月至十一月始運至曾溯小孤山因重丟棄在彼
且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自六月以半
年行三百里未免有違欽限徒勞無功乞轉達奏
請量減數目尺寸等因又據石匠楊景時等告稱
原降尺寸高大石料難尋且產於萬丈懸崖難以

措手縱使採獲勢難扛運等因俱批行布政司會
議爲照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通與中州平
坦不相同先年採取三尺石自蒼山至沙橋驛陸
運抵五程勞費踰四月供給不前所過騷擾軍民
啼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十倍况值上年兵荒
民遭饑窘流離困苦寔不堪命應請量減尺寸通
詳巡撫蔣宗魯巡按孫用會題議照錫貢方物爲
臣子者均當効忠民瘼艱難凡守土者尤宜審度
前項屏石臣等奉命以來催督該道有司親宿山

場遵式取進匠作者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山洞
坍塌崖壁懸陡三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
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
陡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擡則石高
而人低橫擡則路窄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施
今大理抵省僅十三程尙不能運至何由得達于
京師是以官民憂慌計無所出議將採獲三尺四
尺者先行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
或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切之至情萬

非得已冒罪上聞

陳言開採疏

巡撫

陳用賓

晉江

臣用賓荷國厚恩見陛下數年來爲國用不足勞
心焦思恨不能爲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
則解取象則解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
一事敢拂聖意卽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
程督千艱萬難之狀亦不敢聞蓋慚無回天之力
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尙冀陛
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新命其禱

國用也甚微其誤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摠悃陳言臣等之言非敢方命實欲請命求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陛下少垂察焉蓋滇環向皆彝非腹裏比漢土錯繡赤子龍蛇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並奏畱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卻顧急爲自完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挖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復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聞其開挖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脉漸

衰在在請閉又新舊貢金給發幫貼工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課內支用蓋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和梁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陸涼州瀾泥坑表羅廠慕萊廠等處胥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卽有一二未開如灰窯廠則見今議開以補各場消乏之數如慕萊廠則在彝地

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閉者若土民李拱極江應秋等乃平素革逐攪擾礦場之棍徒也頃接邸報奉有聖旨允差尙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綸綍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硯先已開採定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貢金價值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卽貢金亦買自他省若寶井出產

寶石則猛密猛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
思仁盤據臣等議覆尙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煙瘴
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
自己能率士民李拱極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
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
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脅取
必開邊釁此其煩聖慮者二展轉思維俱無一可
臣等請爲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解銀萬
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智竭力

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內帑
一萬之入寶井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彝酋
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
免入滇如此可仰副皇上開採之意而雲南貢金
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彝外彝之釁永可坐消策
不尤得乎儻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
京乞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
程限而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於邊計
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蠹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貢金下釀邊患兵困於無處之餉則兵變彝爭於垂涎之利則彝變亡命之徒聚於中狂逞之彝發於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願陛下以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罷採寶井疏

陳用賓

臣惟雲南之有緬其為中國患舊矣彼其挾封豕

長蛇之勢敢與我抗小則蠶食諸彝大則寇邊卽先年麓川之役王師百萬三勞而下卒莫能大創邇年以來緬醜不敢飲馬金沙窺我蠻莫此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哉良由我皇上以封疆之事一以委臣臣因得以展布四體內則綢繆牖戶之修治以不治外則聯絡遠交之計以彝攻彝又嚴禁中行之輩不使播弄於中外彼緬欲乘無隙自救不遑故狼烟弛警三宣亡恙耳乃本年二月內緬醜阿瓦其酋雍罕結連木邦等彝擁眾十餘萬直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犯蠻莫踪三宣而抵騰越之墟其執詞曰開採漢
使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道路吾爲天朝除害焉
耳彼時邊疆將吏奉臣令聲正酋致寇敗北之罪
殲之殉衆使瓦酋而果無他則當如臣檄捲甲盡
回阿瓦乃畱兵據守蠻莫何爲哉役緬之假獻井
而思啓疆藉追思正而垂涎蠻莫奸謀蓋畢露矣
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
也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
必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欲開寶井

則蠻莫不可復欲復蠻莫則寶井之役不可開此
不兩立之勢也欲覬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
則採買當報罷此不兩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一
則精神專而事成二則羣枉開而事敗今爲陛下
之巡撫者任一將以整飭兵戎爲陛下之督稅者
又任一將以總理採買司兵戎者當惟邊疆是計
有警必報賊入必擊司採買者當惟寶石是問警
不欲報賊不欲擊其勢必至掣肘掣肘不已必至
壅蔽壅蔽不已必至弛備一至弛備則緬騎可以

長驅由蠻莫徑抵三宣如入無人之境騰永一帶恐非陛下有矣陛下肯使數年懷柔之邦祖宗金甌之業一旦以採井壞之耶臣知其非陛下意也夫寶井何足寶哉不過一土屑耳石爲重乎土地爲重乎以無用之土屑壞萬里之封疆以採買之虛名賈邊疆之實禍臣又知陛下不爲也臣受陛下之恩渥矣封疆安危在此一舉若坐視不言是臣誤封疆而負陛下也望我皇上銳發乾斷將寶井採買之役亟賜免舊將侯顯忠令速回籍無再起釁使邊疆將吏得一意講求戰守計圖所以復蠻莫之策緬去不追緬入必拒庶幾邊事無掣肘之虞而南服猶可保全乎

條議兵食疏

巡撫周懋相

安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爲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我之不戒者爲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爲可畏滇西防緬南虞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卽有侵犯驅之卽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

甸武定自安鳳殄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邇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嵩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慨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爲十事以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不素練不可以應倉卒滇之兵自永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郡並未設兵遇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

多散處號召難齊往往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苦無練兵故耳今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彝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屹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欵莊三營

皆聽調度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虞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防欵莊控會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甸爲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睥睨俟及側盡安方可漸議減撤也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

也且勿論外郡卽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彝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癯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廝役牢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衙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爲管屯各官以兌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霑半菽者勞逸相懸苦樂頓異無怪乎私役愈衆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擡走遞及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

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番以均勞逸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出巡外郡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尺籍不爲空名糧餉不爲虛糜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往者金價無措有謂軍多闕項虛費議行汰革取

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次爲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舉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逐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祖軍尺籍卽遠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與甥婚者又何論戶族乎查會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前汰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詰及城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遠覆

第曰金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處矣
今礦場量開卽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
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構以充之乎
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
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
操官之過也令之折銀舉臣操而廢之不因噎而
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
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
兵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

四陲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會道更駐兵
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
矣以臣所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
以兵爲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衛所軍士
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
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
衣甲器械必堅聽於局料內動支製給比照選鋒
例于故絕名糧老弱半糧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
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爲吏書賞賚以灰壯
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威不振漢彝之心不
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教場舊
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况目前
勢必增兵此等烏合與鬪闐錯雜而居能保其不
橫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房於北
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
城守利一也邵甸小甸等處皆爲彝賊出沒要路
據險瞭拒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旣便馳

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樵蘓其利三也與商
賈居民不相混擾絕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
可守復營之永利矣其六覈田畝以充儲糈滇中
屯糧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兌支
其認樂從數軍種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
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
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
甚卽諸衛所亦消耗十三四矣及田畝多而饟不
足官軍減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餌誘於前純

絀之子踵襲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支剩有餘混稱拖欠卽叅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弗遠圖冊具存宜遴委覆覈如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於若干悉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多及占爲私業者重行叅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瘡其徵也

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難覈稽甚有城倉支矣屯倉復支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胥套押捏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爲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調宜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屯田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

武弁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矣其八寬文法以
綏土彝彝罷蒲棘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
椎髻其侏僂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
習文字木刻爲契同也彼實逼處我郊垌之間其
改土設流者卽芟除旣久服習漸深然其戀戀故
主之心有老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
爲利窟指一科十魚肉弗厭奸商黠民移居其寨
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摠詞不才有
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彝民畏城市如

陷窳見差役卽覓銷宿怨深怒業結鬱而不可解
矣如武定之難由鄭舉深憤管甸馬一龍馬化龍
等之侵奪有司不爲伸理遂假阿克爲鳳喬以惑
故彝一夫猖逆而方百里內外蠡起蟻附此非激
之使然哉除武尋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者業已
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宕文法嚴禁
科歛平息爭訟劑量賦役使彝民安我之約束至
土司統轄彝民征調卽赴應寬其小過叙其功勞
時其脅襲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爲善

彼見其長之俛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創鄰彝以絕邊釁武尋境界金沙江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戈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爲屬體之毛在滇爲剝膚之害至七州諸彝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飫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圍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法紀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或可漸爲結局而梟獍難馴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羣彝弗

敢復反夫然後沿江郡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鹺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納途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夫以一銅臭子損千金貲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當事者又爲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間關其途更窮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無復出耳四提舉每歲納選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

家甚微而四井邇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邈方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判知縣等官陞轉彼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竊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庶幾其充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剩譚惟是滇南事體與它藩殊積漸已成偏重難挽參差抵牾卽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天語叮嚀曷由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強遠至邇安乎

請巡撫兼制東川疏

巡按鄧漢 新城

竊照滇中四面皆彝西鄰緬甸南界交岡皆悍彝

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爲藩籬而交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刼殺爲生不事耕作在蜀旣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

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
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適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
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
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
近日竜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彝賊入境抄害該州
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
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焉問之亦以防守川賊
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
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

尋武等郡申報各悍彝擾害情形到臣除陸續批
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
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
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
屬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
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則嘯聚不常今則
屯據彌甸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
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燹瘡痍未起流散未復
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喘孳畜幾

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饕餮無望譬則疋羸病夫復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闌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旣露鳥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矣且奈之何將羸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箐深密重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價竭司庫如洗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

鄰省爲大創之舉乎比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勲而不能盡塞其岐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卽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旣難於啓口臣若復噤塞匪惟負陛下

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彝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半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鳥語侏儻梗我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

損於滇有益於蜀撫臣公忠謀國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卽吾人而何嫌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彝方土酋利在安靜十羊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彝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猝難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其驕縱

不道又各土彝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
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廷
臣覆允兼聽舉劾况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
置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
原殊詎得比例竇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
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自
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靳在
滇亦無所利况所請止節制乎撫臣近日條議請
增安會道勅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
邊彝素不知司道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
道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勅
則尤稱便利矣

議郵錄名臣疏

巡按 毛 堪 吳縣

竊爲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
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立名則社稷賴之鞠躬
任事之臣不難違衆而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
在社稷封疆而死未霑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
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叅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

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弘治己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竟沉青瑣斯亦慘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并立在先帝褒嘉遺直業以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爲未酌其烈蓋本官天鍾正氣寧舍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而悟主君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

不敢言閉夜臺九十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亟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巡叅政于時適有順寧猛廷瑞與大候奉赦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爲彝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叅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曾持千金請命本官謂不受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之質而金騰路垂其撫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構本官被論逮繫竟死于獄
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彼曾
不信撫臣之屢檄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宣布
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貪功之徒乘間而下
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爲黷
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鑿憐彼接踵而逮同夕而
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尤
人心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
推警之彝掩骼無鬼憐之哭收荒則瘡痍色起品

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
衿徼福徒失貴臣之心致干雷霆之怒功而見罪
貞而被誣所謂大寃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
公議諡典考訂別白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
重也期于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覈也而要以闡
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之
直道至嚴也若玉之杖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
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
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

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于俎豆公論定于蓋棺耳目之真情實之孚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僻而有如玉之以身殉國以仕于滇之間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真貞元之間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况于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令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

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筑築遺嫠無以糊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庶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旣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啓此久鬱之公論乎皇上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予謚贈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與玉同又廕一子矣大聖人之作爲寧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于戍者已廕死于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尚世衣錦之官

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
于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茂英呈
詳前來特爲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
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子諡補廕以表直臣
李先著卽未敢遽議諡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
臣庶大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
風而聖治有光矣

請蠲貢金疏

巡撫沈懋炳歸安

臣奉命撫滇數月以來日孳孳焉惟弭盜安民是
急顧四郊多壘大盜縱橫征剿之文與招撫之檄
交發互馳筆幾爲禿而反側難馴期以弭盜而盜
未必弭也戒諭有司釐剔弊蠹蕩滌滌煩苛念念思
與民更始而天災流行霖雨爲虐登城一望四野
沮洳期以安民而民未必安也盜未弭則添兵添
餉勢不能免民未安則焚林竭澤困不能支况可
以遼餉故有每畝九釐之加派耶滇土府土州土
縣壤地千里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發銀二三十
兩多者五十兩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金遂了一州一縣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譬之一貧家析薪數米常懼不能糊其口一羸夫朝饔夕飧常懼不能必其命今欲少畱涓滴以活滇人之命則惟有請蠲貢金一節而已夫皇上取金於滇豈以金爲滇之所產耶不知商民裹糧重繭遠覓之秦隴近覓之巴蜀甚有至京而反用高價易之以進者至於金價之所從來尤有不忍言者或取之汰軍或取之按括或取之閭閻或取之商民之賠累吮血摧膚呼天搶

地皇上不得而知也如以爲必不可缺則隆慶以前原額止二千兩隆慶四年始增三千時以撫臣曹三暘按臣許大亨之奏穆宗皇帝慨然停止萬曆十年增金一千時以撫臣劉世曾按臣董裕之奏我皇上亦慨然停止則知金可有可無之物也以可有可無之物蚤爲停止而况又加之遼餉之急耶惟盡行免解或止解原額二千停止續添三千少畱滇民餘力以供九釐之加派少畱滇餉萬一以救多凶多懼之危疆臣度眼前光景金價決

無所出來歲貢金決不能辦臣惟有與地方諸臣
席藁以待芥鉞爾已

自貢金後增首尾三十餘年
兩臺為百姓請命連編累牘

一切不報最後得此疏乃奉德音裁舊額之溢
與民更始公回天之力雖會時之可為而滇人

並受其福良非偶然
今錄於志以識盛事

劉文徵識

請加解額疏

巡撫

沈儆

歸安

據提學道副使樊良樞呈稱切照六詔之地人文
鱗萃才士鴈行所從來矣至於今日士林蔚起文
學斌斌舊額舉人四十五名萬曆四十三年恭遇
神宗皇帝壽考作人增額三名多士駸駸嚮遠爾

時庠序之士不逮九千餘人未有今日之盛也自
四十八年三月職受事以來迄今歲考東西一十
六郡將遍按籍計之有一萬二千餘人而新進者
不與焉詢之郡邑有司僉云漢士攻苦下帷彝人
束髮慕學即儒童視昔不超過之而青青子衿又
可知也頃者泰昌元年十二月內職奉部劄考恩
貢生員於三百八十人中遴選六十人尚有遺珠
之嘆而况解額四十七人能盡收麟鳳之網乎上
年九月內潘按院曾以再增解額具疏今聖主中

興文明啓運千載一時特請加額三名俾成大衍之數用廣薪禎之典則人懷脫穎之志真才鼓舞必有不愧科名者因名世而間出矣臣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楊春茂議照我國家文運天開道化翔洽古來未有故九隆之地在昔皆穠燹之鄉在今變衣冠之俗文教日興彬彬幾埒中土試稽遊泮至一萬二千餘人則家絃戶誦可想已解額原止四十五名至萬曆四十三年廣額而雲南僅同貴州加二名而止曾不得與粵西等則士氣安

得甞乎蓋歷科捷南宮者多則十人少不下五六人而鄉舉之額寥寥止此宜金馬碧雞之俊不免向隅而爲之不平也臣羽書之暇創立文會摸索驪黃讀其文多獨抒胸臆不落窠臼超超乎有豪舉不羣之意焉詎可謂遐荒無麟鳳而少之耶學臣樊良樞此請興情其望不可一日緩者聖天子運際中興改元伊始九州之士共思鼓鬣願耀光明伏乞將雲南解額特加三名庶遠方士子靡不爭奮而異日寧君楨國終必賴之矣

請滇路粵蜀並開疏

巡撫

閔洪學

烏程

臣戎裝於武林聞黔警隨具通粵一疏齋沐拜發
一面兼程馳至湘潭滇役自粵來者言富州廣南
之間炎瘴正熾必霜降後可行不得已同新按臣
暫駐兼臣前疏恭候廟裁久之不得部覆疑是僻
縣抄傳遲漏之故乃煌煌君命致久宿於草莽臣
之寸衷萬萬不敢即安以九月初自衡永折而之
粵經桂平蒼梧邇潯江而上以十月十八日抵南
寧而臣之滯於道塗旣八閱月矣自此以進再十

日可自養利入龍英土界再四十餘日可脫廣南
而出臨安臨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之受事始
有期也土司一帶不獨攀葛懸崖之艱觸瘴衝嵐
之苦與夫裹糗露宿飲食啓處之大不堪已也藝
漢官之威儀而損朝命之靈重履虎探穴輕以身
試不測之淵中間關係寔在國體臣念之凜凜亦
旣幾經躊躇而竟出於此直無如封疆之不可棄
畏此簡書何耳雖然臣入矣全滇各員以千百數
今而後復有踵臣而問途者乎今日之滇如在井

底人之脫離慶若更生其視入之也殆甚於從井
自黔警以來數聞出滇者矣未見有捧檄而入者
也而况行道之奇難加諸部議之未決人觀望次
且何憚而不裹足恐臣等雖入而路終於未通各
官終於不來此垂危垂絕之孤滇必非臣一手一
足之所克撐終於不可爲也或謂粵之外尚有蜀
會川一徑不知蜀之有徑何妨兩存今寓內各省
靡不四通八達滇之受病正以靠黔一綫至此至
窮蹙耳且臣於粵蜀籌之至熟彼此得失亦畧相

當自金沙趨建昌計程半月可達誠不若粵土司
界中逾數旬之透遲然蜀止會川一隙而粵田州
歸順泗城安隆在在可走蜀之東川方煽逆弄戈
而粵諸酋素號恭順卽撫臣何士晉止慮一田州
近語臣已俛首就戎索是粵之與蜀各有利害各
有難易其交難專倚政其不容偏廢者矣以蜀言
之建昌會川之間營哨旗列特向非通塗或名存
實亡夫馬廩糧多所缺畧今亡者應議脩復缺者
應議添加若會川以南數站原無營哨則煩從新

規畫俟臣履任會蜀委官相度隨宜措置應自非
難乃盜賊出沒須於要害設兵置防必我兵力足
制賊死命庶以備非常而護行李克稱周行也至
粵中所疑不過謂土酋不欲我據其腹心我於其
地張官置吏召夫養馬非所安耳今但於所經應
洎去處量建公所卽募土人看守我往來其間過
而不著不異蘧廬而又徒御供億一切自備秋毫
於彼無涉彼又何嫌何難而不帖以相從通行之
後商賈熙熙攘攘彼更從而利之矣此路在滇界

十之七八在粵止二三於滇無闕於粵亦可行也
惟滇行粵中粵費出額外不容不協濟而數未易
酌今議該省驛傳道特置滇差簿用印鈐記分發
州邑各一本必真正勘合火牌方准應付登註不
得徇情濫應歲終道核而彙其數而滇償之滇輪
蹄止有此數兩路分行所協濟於粵應不多金也
臣與粵撫一一從長面相商確別無窒礙建昌雖
臣撫屬兼轄事于創始須蜀爲政伏乞皇上俯允
臣議勅下兵部行二省各該撫按刻期料理共期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爲滇造命俾滇無路而有路庶朝廷無滇而有滇矣抑臣更有請焉滇去長安萬里雜職小吏除滇缺者例給以火牌脚力蓋恤其遠也至長吏以上則否今粵蜀新闢險遠艱危殆什百於昔矣夫必長僱馬必買喂其費不貲彼寒儒筮仕何從辦此就雞肋之難拋若資斧之未措倚道徬徨廢然而返繁豈無人情固可念倘皇上加惠遠疆曲憐遠吏特勅該部於新選滇中郡邑等官量給應付使稍省內地之資糧用充新路之腳價是亦爲入滇

者勸駕而通路之當併及者也

條滇黔事宜併莊田照舊歸有司疏

閔洪學

今之爲滇寇者內彝曰補解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彝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尹王保所謂肘掖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

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
之乎或見滇師平師羅搗亦佐以爲所向無前不
知漢士數萬衝鋒實止三四千並暫時呼集非常
川可恃之兵也或見東那西奏滇餉苟延旦夕不
知已括底倒囊各兵歷過之糧尙半年未支也或
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各手握四五篆實不
免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爪吻
暫匿張世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於水
鳥未可認賊作子也或見阿九已授首補鮮安應

龍已逝不知二叛見遯會界捲土重來夢寐不怠
如近日平彝大犯情可概見憂未歇也至安効良
築鷲由來已久方蘭州未叛一年之前干戈先尋
矣彼狼子野心寧真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彼
以誤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東
川霑益晉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接此目
前大危也又水西緊壤泗城臣初欲用泗城爲牽
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長驅黔境旣四百里連
拔其三叛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城未以一旅來

會其不爲我用可知泗城不爲用恐安南不能久
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恢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臣亦旣徧集士馬
統以諸將以叅將尹啓易駐交水以叅將袁善駐
平彝以叅將施翰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
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
於各隘以守備金爲貴駐倘甸以名色守備李瑗
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苦未足捍
大敵而此數萬兵之楛安出乎臣又檄普安州屬

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遴其精銳成一軍就以
本官領之駐新曾之間使東望安南西望平彝相
爲呼應臣所謂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
不習饋運不繼勞逸之勢不知未能持久不若以
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攜散之
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至固
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曾兵之楛滇不得不按月
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齎千
三百金分發賑救冀爲皇上延此子遺以待恢復

乃滇不能自活呼吸呼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給黔乎竊計西南數省粵旣無事之國身在井上蜀非無事而兵力餉力皆十百于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近路活叫呼可立達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皇上數百萬金錢遴用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雲南獨非王土官於雲南者獨非王臣興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冤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紙上所題允之餉一一如數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

亟遴選殊異趨促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廟堂之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兵事方亟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爲然數月間隨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嘗之而廷臣或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已於籲呼者也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寧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請焉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營業矣若謂

有鎮臣則援黔立効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加勸其有志而未逮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饑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附摩多方懷集恆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徧騷而駭亂之鼎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而又爲毆焉此犛犛虫虫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揭竿耳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

患苦其搏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嘉謨按臣鄧漢之疏蓋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有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不難解之於倒懸今何堪再驅諸鼎鑊憶鎮臣今年春曾移牘於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聽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爲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廝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迤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

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天語丁寧將總鎮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之矣

首叅魏瑞疏

楊棟朝

鶴慶人

今日之天下中外極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未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天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兢舜業之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駕

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掖如憲臣楊漣所叅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為掇拾以瀆天聽獨計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如此其極也蓋以皇上幼冲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效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然使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

寢假而結客氏以固寵寢假而布爪牙以恣熖內
而宮禁儕類惟所生死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
目矣至於阻褫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己之喜怒
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法制據其狃狃欲
逞之狀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爲陛下聞者
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懃直而陛下之慰忠賢
也曰勤勞績著任事過直又曰是欲屏逐左右使
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懃直則古之亂
臣賊子皆得以懃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

而始不爲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螫於股
掌間也豈可不大爲寒心耶且其谿壑無涯之慾
搜括之術漸及畱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
櫻公帑如龍旗如蠶袋據所頒式樣工料挾要銀
五十六萬夤緣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
入私橐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於內邊
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
惡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
也票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

下遠密之處爲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彝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予奪生死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蠡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爲一世釀禍作祟哉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一省覽勅下法司嚴加勘問併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尅減情由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曰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聖明英斷並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囂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共欣躍於清明之化理矣

惟飲者博之引野矣
 運天十一海與運一營無歸而隨理曰吳且其
 資資並收其限湖曰必不汝去小野必不倫其人
 數自育聖而英德並其祖宗三入并取不其誠忠
 限滿以黃心矣其之聖收曰海英其寶國其也

